聚焦2025三星堆论坛

三星堆遗址俯瞰图。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内部很可能曾发生战争

北大教授孙华解读『三星堆遗址新认识』：

孙华 德阳市委宣传部供图

自1934年三星堆遗址首次考古发掘以来已有91个年头，形形色色的三星堆器物不断吸引着全球目光。在器物本身之外，对三星堆遗址本身的研究同样备受关注。

9月27日上午，2025三星堆论坛在德阳举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孙华作了题为《三星堆遗址的新认识》的报告，向大家解读了三星堆城的形成过程，以及三星堆遗址两次文化转变背后的深层原因。

三星堆人也搞“水利工程”

孙华首先从成都平原的水文地貌开始讲起。他指出，三星堆遗址位于沱江冲积扇上，古河道变迁频繁，现代人看到的鸭子河、马牧河与3000多年前的景象已大有不同。三星堆人在适应和改造环境上有卓越能力。“在三星堆聚落还没有形成的时期，如果选择南、北各有一条河流的位置来兴建聚落，自然比只有北面一条河流作为屏障更适合于聚落防卫。”他说。

城市的建设并非一蹴而就，对于三星堆人来说也是如此。孙华生动描述了三星堆城“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的演变过程。在三星堆文化之初营建的是西北小城，以及还不能确定准确营建时间的西南小城。随后在三星堆文化的早晚期之际，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扩建，向北、东、南三面进行扩展，修筑了三星堆城的大城，也就是今天所见的三星堆城址的外轮廓。之后不久，三星堆人又在西北小城东面修筑了东北小城（即仓包包小城），从而形成了“一大三小”的三星堆城的现状。

人群曾发生大的变化

孙华报告的重点，从一系列疑问开始展开：我们可以看到，三种文化的三星堆聚落除了器物群发生很大改变外，大型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有无兴废也有很大不同。这种遗址的变化和文化现象的变化，究竟是三星堆社会内部动力逐渐推动的原因，还是三星堆聚落或国家外部动力强行改变的结果？

孙华首先解读了三星堆遗址在第一、二大时期的发展变化。三星堆聚落大规模地开始营建城墙和城壕，其实已改变了先前三星堆聚落的范围。这些营建行为还毁弃了原聚落不少区域，原来一些大型建筑废弃平毁后压在了城墙之下。“从这些现象看，三星堆城的兴建，不是简单围护既有的聚落，而是重新规划建设一座新的城市，三星堆城是三星堆国家建立后摧毁旧聚落、营建的全新中心都城。”

宝墩文化时期的三星堆聚落最终吞并了成都平原其他古城，成为成都平原唯一中心聚落。按理说，三星堆聚落应该实力强大，在古城林立的时代都不用在自己聚落周围修筑防御性城池，为何在统一成都平原之后，反而开始修筑城池了？三星堆人又为何对原先的聚落大拆大改，毁弃不少原本颇具规模的大型建筑？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孙华引入了一个更直接的现象——丧葬方式的改变。一般来说，丧葬习俗相当保守，通常情况下会长期延续甚至不断强化。他认为，三星堆遗址内和遗址周边的墓葬突然消失，一定有特别的原因。联系到三星堆聚落从宝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埋藏现象，尤其是聚落内房屋被普遍烧毁，使人想到了一种可能性——三星堆聚落的人群发生了大的变化，外来的社群代替了原先三星堆聚落的社群。

孙华推测，这些三星堆的外来人群之中，有一支强势人群，他们处理死者遗体的方式与先前不同，不采用挖土坑的土葬方式，他们影响到了整个三星堆文化人群葬俗的改变，因而迄今为止没有三星堆文化的墓葬发现。

战争破坏了部分城垣

之后，在第二、三大期之际的三星堆城也发生了许多变化：首先是大家熟悉的三星堆祭祀坑出现，其次是三星堆城内大型营建工程终止，第三是三星堆城城墙在第三大期已严重破坏。

孙华提到，从以上三个方面的现象来看，三星堆遗址在第三大期之初的确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使得三星堆城从国家中心都城下降成为普通城邑。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争夺都城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三星堆城的部分城垣遭到破坏，城市水系也因此改变，大型建筑区原功能不再，宗教祭祀场所也不复存在。

“种种迹象表明，这场战争似乎是三星堆国家的内部斗争，受到最严重打击的应该是掌管宗教祭祀活动的神权贵族集团。战火熄灭后，留在三星堆城中的人们主要集中在三星堆城的西北小城一带，另有一些人群迁往他处。正由于三星堆部分人群的迁出，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十二桥文化的聚落数量迅速增多，社会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孙华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李雨心 刘可欣

变迁之谜

三种文化的三星堆聚落除了器物群发生很大改变外，大型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有无兴废也有很大不同。这种变化，究竟是三星堆社会内部动力逐渐推动的原因，还是三星堆聚落或国家外部动力强行改变的结果？

研究成果上新

原来三星堆是彩色的

9月27日，在德阳召开的2025三星堆论坛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存在大量彩绘。这一发现不仅“揭秘”了一个更加绚丽多彩的三星堆，更将中国彩绘青铜器的出现时间提前了近千年。

在2025三星堆论坛“文明解码”分论坛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站博士后刘百舸以《三星堆青铜器彩绘工艺探索及其价值阐释》为主题进行了发言。

刘百舸表示，从目前的发现来看，三星堆青铜器的色彩有黑色和红色两种，红色常见于青铜容器以及人物服饰的细密纹饰凹槽里，也出现在青铜神树的花瓣上；黑色则多见于青铜人像和青铜面具，用来绘制人物的眉毛眼睛头发等部位，也用来绘制一些特殊的图案和符号。

过去通常认为中国彩绘青铜器多见于战国秦汉时期，而三星堆彩绘青铜器的发现将中国彩绘青铜器出现的时间提前了近千年。

在艺术上，这些青铜器运用色彩作为主要装饰，使用涂填描绘等手法，是明确的绘画创作，填补了中国青铜时代绘画艺术的重要空白。

在工艺上，它以髹漆工艺作为核心装饰技术，意味着它同时也属于漆器的范畴，是中国最早的铜胎漆器。髹漆是中国一项历史悠久、传承至今的传统技术，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跨湖桥文化，在商周时期也得到了持续发展，三星堆彩绘青铜器使用髹漆工艺，充分反映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雷蕴含

三星堆青铜器上的彩绘。受访者供图